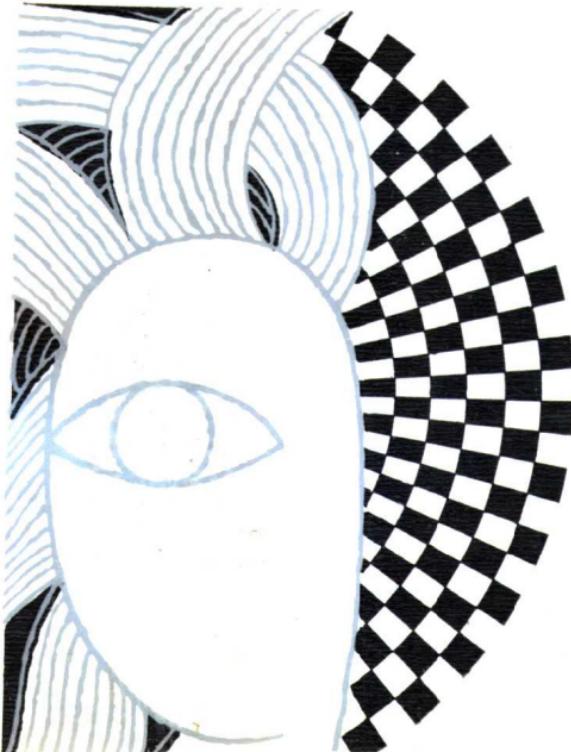


CHANSHIXUE YU WENXUE

阐释学与文学

X与文学丛书

X与文学丛书



10/97/3

439



X与文学丛书

阐释学与文学

〔美〕戴维·霍伊著 张 弘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年·沈阳

David Couzens Hoy
THE CRITICAL CIRCLE

根据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版译出

阐释学与文学
Chanshixue Yu Wenxue
〔美〕戴维·霍伊 著
张 弘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57,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 1/2 插页：3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60

责任编辑：邓荫柯

责任校对：张英

ISBN 7-5313-0149-0/I·137 定价：2.40元

出版说明

作为一种方法、一门学科、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哲学思潮，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现象学、符号学、阐释学等等，近年来，在我国，已经译介得不少。但是，从文学界想，它们与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或者说，它们关于文学，有哪些观点和见解？它们进入文学，有些什么建树和发现？年来这些西方知识学问的引入，对于我国文学界有两“隔”：一是其与文学隔；二是其与我国文学理论、实践隔。有感于此，我们特组织了一套名为《X与文学》的小丛书，收《语言学与文学》《现象学与文学》《阐释学与文学》《符号学与文学》《结构主义与文学》、《存在主义与文学》六本专著，希望在消弭第一“隔”方面做些工作。但因译者均是年轻学人，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不过，既应学界之需，却也合“有胜于无”之精神吧。

编者

前　　言

“批判的循环”探讨的是著名的“阐释的循环”，尤其是当它出现于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时候。这一循环在阐释学的不同理论中表现为各种公式，但一般说来，它说明的是，在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中，局部与整体如何以循环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了理解整体，必须懂得局部，而为了懂得局部又必须对整体有一定的领悟。早期的阐释学主要用于描述本文的理解，在马丁·海德格尔和汉斯-乔治·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哲学中，

“循环”成了人理解自己的本性与环境的基本原理。理解，随之而来阐释的循环，成为人的经验和探索的可能性的条件。这类条件的发现与描述是批判哲学的任务。因而本书标题中的术语“批判”，意味着循环不仅仅是文学本文批评的外在特点，相反它是批判哲学所发现的一个范畴，对于所有人文主义思想，这一范畴都是实质性的和

必不可少的。

术语“批判”也意味着危机，它确实是现象学哲学传统（尤其是海德格尔和爱德蒙·胡塞尔）的一个中心论题。它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面临着要求对它们自身的基础进行哲学反思的危机。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和特殊意义上的文艺科学，今天是否面临这样的危机，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当前诠释方式的多样化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这样的危机是存在的。普遍有一种愿望，想重新思考文学释诠本身的性质，这种愿望经常带来试图通过使传释更客观更“科学”以克服危机的希望。不过阐释学的循环不可能解决这样的危机，因为阐释哲学主要目标在于引起反思，和向已建立起来的方法的公认的确定性挑战。阐释理论不是关于诠释实践的新方法或新“探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它是通向哲学诗学的先声。因为诗歌只有在理论中才存在，第一步就涉及对理解诗作的可能性前提的描述。根据阐释学的描述，理解本文的前提是由诠释的自我理解决定的。这意味着对形成文学理解的方式的反思是文学批评的至关重要的关键。如果诠释过程意识到它基本的可能性，自我反思和更清晰的自我理解就是批判性质的。

阐释学也强调自我理解为它所植根的传统和它所联系起来的研究者的持续共同体所制约的限

度。现有的这一研究同样需要感谢许多思想家。没有同卡斯腾·哈利斯与汉斯-乔治·伽达默尔讨论中启迪性的灵感，此书不会写成。手稿的写作从耶鲁·普林斯顿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们的批评与想法中获益甚多，并得力于我的同事与朋友瑞恰·罗蒂、斯坦莱·康戈、瓦尔特·卡夫曼、爱德华·凯西、瑞恰·包默、彼得·麦克柯密克，沃纳·马克斯、卢德威希·希普和德国杜宾根大学热情的库默莱。我的妻子乔伊斯·贝克·霍伊为这本书的问世在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都作出了极大贡献。第五章的一部分发表于玛丽-罗斯·洛甘的《耶鲁法国研究》的文学与哲学特刊上（1975年第52号）。我还感谢罗伯特·查扎瑞的耐心与鼓励，感谢拉什在出版上的协助。为写作本书所作的研究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慷慨支持。

* A. 冯·洪堡(1769—1859)，德国著名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第一章 有效性与作者意图：	
赫尔席阐释学批判	(14)
一、意义和“意指”	(17)
二、作者的意图	(35)
三、意义和意识	(49)
第二章 理解的性质：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58)
一、阐释学的两个对立概念	(60)
二、客观性的局限	(68)
三、理解、诠释和应用	(72)
四、理解和“良知”	(77)
五、理解和语言	(86)
六、超越相对主义？	(97)

第三章 本文和上下文(104)
一、写作的间离：	
德里达的无底棋盘(109)
二、固有和指涉：	
里柯尔的阐释学拱形结构(121)
三、适用性(127)
四、诠释的历史性(135)
第四章 真理和批评(143)
一、艺术的历史性(146)
二、阐释的和超验的真理：	
卡尔—奥托·阿佩尔(152)
三、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争论(167)
四、小结：作为批判的阐释学(184)
第五章 赫尔墨斯和克里奥(188)
一、文学史：悖论还是规范？(188)
二、超越历史主义？(191)
三、“历史还是文学？” ——	
伽达默尔反对巴尔特(202)
四、历史和文学本文的共同性质(210)
五、阐释学和实践批评	

姚斯、斯泰格尔、里法特 雷和费希	(216)
六、现代性的悖论： 哈罗德·布鲁姆	(230)
七、文学史和诠释循环： 提要性说明	(240)
注释	(244)
索引	(263)
译后记	(286)

导 论

虽然赫尔墨斯作为神的传信人著名，但他并不一定总是带来明晰的消息，他的出现也并非一成不变地引起欢乐。他本身的出现就可能是个信息——据信他把死后的灵魂领入地狱。所以希腊人很早以前就知道媒介物可以是信息，但这一领悟并没有养成象今天这样的热诚，例如在《克拉蒂勒篇》中，苏格拉底指出，发明语言和言语的赫尔墨斯神，可以称作诠释者和传信人，也可以叫小偷、撒谎人或发明家。（见408 a—d）苏格拉底说，言词有晓示也有隐瞒的力量；言语可以定义一切事物，但又可以这样那样地改变事物。因而苏格拉底发现赫尔墨斯之子潘神上身温顺有神性，下身却象山羊，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语言本身就区分为真实的和虚谬的，它在探讨神学时是真实的，在涉及人的悲剧道路时是虚谬的。由于神的谕示经常是玄深奥秘和含糊其辞的，赫尔墨斯自己

无法超越这一矛盾。

赫尔墨斯神告退了，现今时代需要阐释学。狭义的阐释学关注的是言语和写作，进而是本文的诠释方式。当阐释学主要地是神学的附属学科时，诠释的是《圣经》的“词语”。诠释是指解释向听众宣讲的词语的意义。由于这样的阐释学事先肯定了意义说明的直接性，可以认为它本质上是乐观主义的。然而，对思想意识表面的清晰掩盖着更深意识层次中隐蔽的矛盾的怀疑，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乐观主义。现代思想家如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就标志着赫尔墨斯神魔两面性的重新发现。^①

以后的阐释学理论于是就转而以描述诠释的这些新尺度的可能性为目的，不再需要陷入退化萎缩的自然主义，用潜在的物质的或实体的原因的术语来解释意识的变化。阐释学自行地变成了一种哲学上的或然性。不再需要为准确的诠释提供更严格的规则，相反提出了阐明理解可能性的前提的泛涵性要求。海德格尔把《存在与时间》中的哲学研究题名为“阐释的现象学”。^②

“阐释”概念不再严格地用来指“特点是历史—逻辑性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存在与时间》，第62页）。海德格尔相信这一从更基本的哲学“阐释学”引申而来的有限意义，它提供了全部人类存在的哲学诠释。由于哲学本身是人类存在的一

方面，哲学的诠释不得不评论自身的可能性。于是在包括对自己的条件的循环反思的进一步含意中，这样一种哲学也将是阐释学性质的。在一段现今对任何阐释学讨论都是中心议题的论述中，海德格尔讨论了这一阐释的循环：

任何将对理解作出贡献的诠释，必然已经理解了所要诠释的东西。这一事实已被反复察觉到了，即使是在象神学诠释这一理解和诠释派生方法的领域内。后者属于科学知识范围。这样的知识要求论证的严密性以便为它提供基础。在科学的证明里，我们不会预先假定我们提供基础的做法是为了什么。不过如果诠释不管什么场合都必定已操作起来（在这之中它得到理解），如果它必须从此之中抽取出环境因素，没有在循环中的运动，它怎么可能引导科学的结论走向完善，尤其是在预先假定的理解仍在我门通常关于人和世界的信息中进行的情况下？正是根据基本的逻辑规律，这一循环是恶性的循环。

（《存在与时间》，第152页）

不过，海德格尔继续指出，循环只是在假定一定的知识观念即客观性观念时是恶性的。客观性不是简单地在松散意义上指“非纯主观”，也

不是在中庸意义上指“不偏”或“中立”。这些意思经常包含有认为科学证明是客观性的更强烈的意义。这一更强意义上的观念涉及一种支配笛卡儿传统的认识论模式。它要求寻求不能进一步再区分的基本要素，运用这些简单要素作为无与伦比的出发点以进行严密的演绎。

然而，不是所有人类理解都以这种知识类型作为它的观念的。例如：当理解在一个联络系统中发生并含有它们详尽的解释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会再有循环的东西通过出发点。^③海德格尔坚持这样的循环构成所有理解的基础，而科学客观主义的方法观念是纯粹派生的，仅仅在有限的认识范围内适用：

但若我们视这一循环为恶性的并寻求回避它的方法，即使我们仅是把它“领悟”为不可避免的缺点，理解的行为就离开了基础而成为误解……决定性的东西不是摆脱这一循环，而是以正确方式进入循环。这一理解的循环……不是被还原到恶性循环的水平，甚或单纯是包容性循环的水平。在循环中隐藏着最基本的了解的确切可能性。（前引书，第153页）

在这一有关阐释循环的讨论中，海德格尔更多想到了历史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不管怎样，他认为贬低前者或坚持这二者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根本区别是个错误。（前引书，第153页）事实上，历史编纂学对海德格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他试图推动哲学研究超越具体学科的程序达到全部理解与经验等基本范畴的典型范例。这一范例中他发现的范畴是历史性的，那就是人的显著的本体标志，人的存在总是暂时性地和历史性地被规定的。^④ 历史性是阐释循环也是哲学阐释学的最基本特点。同笛卡儿主义“第一哲学”的梦想相反，在海德格尔看来，根本不存在无先决性的知识。全部理解预先假设了更高一层的把握，整体的预先理解。由于预先就有的概念（“前概念”）总是规定着我们的知识，不可能抑制理解中的每一“主观”决定。

海德格尔对客观性观念的批评和对循环的阐释理解的首要性的论证激起了最终取消客观性的担忧。科学家与学者还能继续意味深长地谈论他们的结论的真理或有效性吗？研究者还能从事关于方法适用性的理性思维，和面对不受拘管的思考时呼吁“科学”的标准吗？

海德格尔试图消除这些忧虑，他承认客观研究的合法性，坚持影响研究与探讨的前理解不会以“幻想或习见”为基础，而是在“事物本身”

的概念中发挥作用。(前引书,第153页)不管怎样,海德格尔自己只利用了他的批评的争辩价值,对它的确切推论还保持着模糊性。进一步分析各个人文和科学的学科的性质与程序是必要的。

更复杂的阐释理论(这一理论集中讨论了诠释原则并结合了海德格尔对理解及阐释循环的论述)是由海德堡的哲学家、海格德尔的门人汉斯-乔治·伽达默尔提出的。^⑤人文科学的学生和学者都想知道这一新的哲学阐释学是否提供了对理解与诠释过程的合理描述。人文科学工作者关心的中心问题是需要一个基础,借助这一基础可以说明他们的理解是有效的,他们的探究是正确的。任何阐释理论都应该对就互相矛盾的诠释理论作出裁决的可能性进行论述。一种理论,无法这样做,只能叫作根本上的相对主义,甚至很有可能因无用而消失。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是否能贯彻他对客观主义的批评而不陷于相对主义,将是本书关注的中心。

并非所有的阐释学家都追随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路线,我们的研究将从检验近来某些对所谓仍潜伏于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危险的历史相对主义的反对意见开始,E.D.赫尔席在其重要著作《诠释的有效性》^⑥里,从伽达默尔那里引申出关于文学本文意义的性质与焦点问题,以及诠释者对这一意义理解的有效性的完全不同的阐释学答

案。同美国“新批评”的原则相反，赫尔席通过使作者意图的概念获得新生的方法，来强调确保诠释的客观性。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明显的历史主义（他们坚决主张知识与思想的历史前提），将会因这一中断阐释循环，和中断作者意图基础上的诠释与据此而来的正确诠释的联结的企图，而动摇根基。伽达默尔和赫尔席在诠释方法上的尖锐分歧，同导致海德格尔诋毁胡塞尔更倾向笛卡儿主义的现象学，并称自己明显反笛卡儿主义的哲学为阐释现象学的哲学性基本对立，是相同的东西。赫尔席把对胡塞尔的同感，和对从施莱马赫和狄尔泰延续到意大利当代理论家爱米利奥·贝蒂的更传统的阐释学方法的同感结合起来。^⑦相反，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背弃了通过主观性的自我确定寻求非先决性的出发点的基本行动，代之以强调全部理解的诠释性和历史性特点，包括哲学性质的自我理解力。

这一不同将在本书第一章讨论赫尔席关于文学本文的意图与意义时加以阐明，这一章是第二章探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基本概念的初阶。伽达默尔对阐释学史的最根本贡献是他的语言学阐述。同认为理解是联结间离的主体（如作者与读者）的个人经验的心理过程的观点相反，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语言学现象。凡是前一种阐释学要求类似弥合本文与诠释者间距的移情作用这类